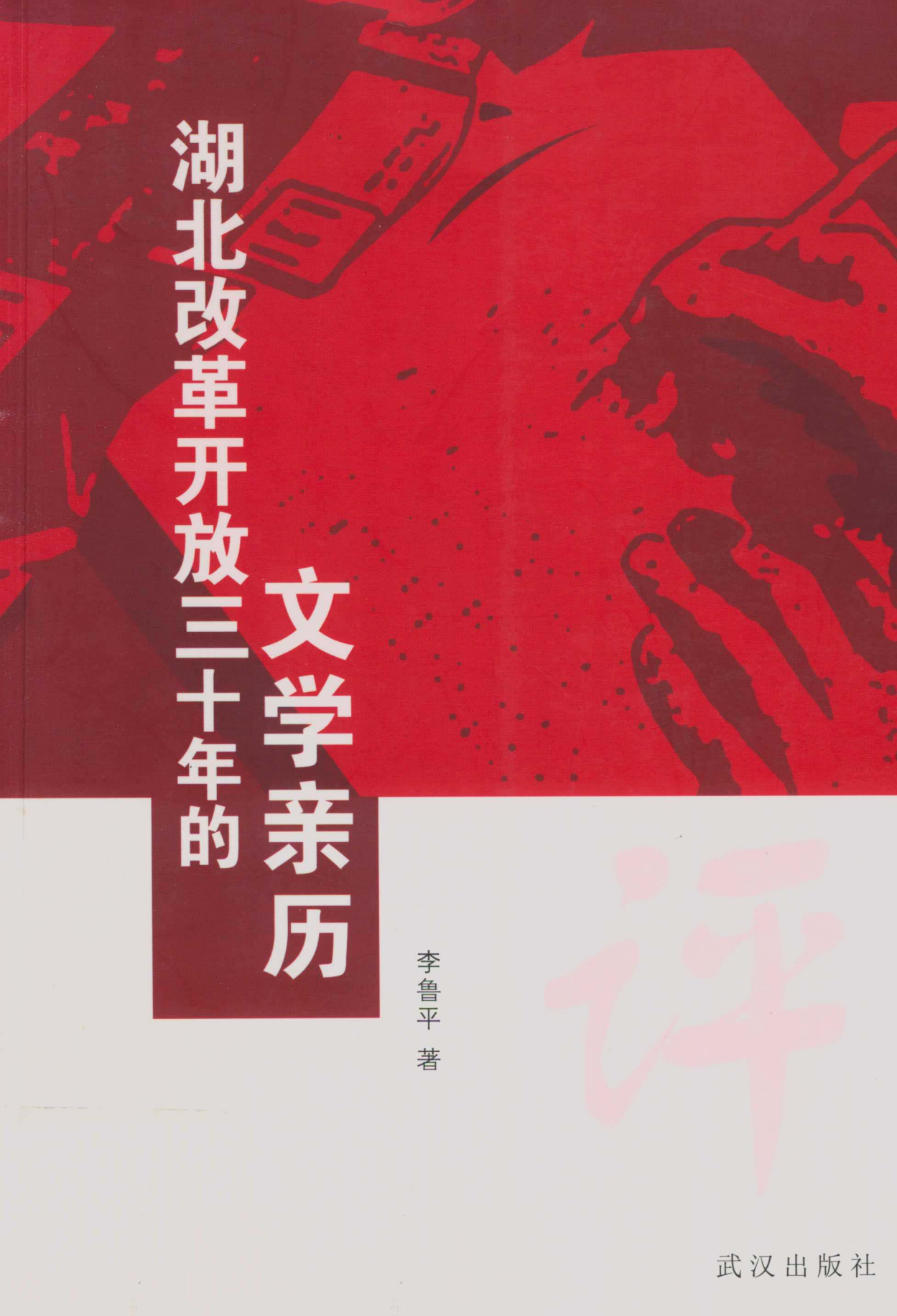




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文学亲历

李鲁平 著

武汉出版社

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 文学亲历

李鲁平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李鲁平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5430-3991-9

I. 湖…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湖北省—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005 号

著 者:李鲁平

责任编辑:楚 风

装帧设计:姚 瑶

版式设计:胡 晴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20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I 观点

- 007 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
- 015 新形势下关于文学道德评价的若干思考
- 023 在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讨论会上的发言
- 025 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学——在武汉 8+1 城市圈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 028 文艺道德建设与和谐文化构建

II 综 观

- 041 改革开放三十年武汉文学的发展历程
- 056 三峡抒情与三峡叙事：宜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
- 086 荆州文学的新局面
- 094 关于武汉作家集体形象的一个说法
- 100 一九九四——二〇〇〇年的武汉文学艺术
- 105 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的武汉市文学创作
- 110 湖北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起点
- 113 农村题材的创作能否再度繁荣

III

刘醒龙论

- 117 刘醒龙及其小说创作
- 123 生命的意义源泉及对劳动的审美——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
- 133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新收获——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痛失》
- 137 从《圣天门口》看武汉的长篇小说创作
- 140 《圣天门口》的道德审美
- 144 附：刘醒龙主要创作目录

IV

邓一光论

- 147 邓一光及其小说创作
- 151 “我们”没有输掉竞争——评《我是一个兵》
- 153 对《家在三峡》的一次细读
- 157 社会历史视野下一种开放的英雄主义——评邓一光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
- 166 传统对女性的压抑——评邓一光的长篇《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
- 168 对自然的解与构——读《从大地走向大地》
- 170 附 邓一光主要创作目录

V

小说家与小说

- 173 评陈应松的小说集《大街上的水手》
- 176 立足民族历史文化,关注民族女性命运——评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创作
- 182 彭建新以武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创作
- 186 从思考中获得救赎——读谿哈的中篇小说《私人词典》
- 188 从《巨骨》到《画眉深浅》——谈何存中的中篇小说创作
- 191 评吕幼安的两部教育题材中篇
- 194 李修文的青春爱情小说创作
- 197 一个 50 后作家叙述的 80 后生活——评刘爱平的长篇小说《繁华城》
- 201 马竹和马竹的小说
- 204 走出对亲人的道德自责——评马竹的《父亲不哭》
- 208 一个诗人与一个朝代的往来——评李叔德的长篇新作《孟浩然新传》
- 210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评杨中标的长篇小说《青春是一条地下狗》
- 212 警察为什么需要文学——以李培刚的《命运回归线》为例
- 217 警察形象的再塑造——评鲁艺兵的长篇小说《我是警察》
- 221 媒体及媒体时代的生活——评易飞的长篇小说《无冕之王》
- 225 对苹果情有独钟——读曾祥顺的《汉口商人》
- 227 战争中的道德问题——评阎刚的小说
- 230 以爱的方式能够复仇吗——评千里烟的长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情人》

VI

诗人与诗歌

- 235 心之歌——读殷增涛的诗歌
- 237 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姿态——评车延高的诗歌创作
- 244 现代性焦虑中的一种温暖——读车延高的诗歌
- 247 对乡村的一种道德意味的呼喊——评田禾的《喊故乡》
- 251 从乡土抒情到人生沉思——评《梁必文诗选》
- 255 王新民的诗歌主张及其实践
- 261 王新民的“沉默”——读《泅渡》
- 263 一〇一首诗编织的湖乡平原——评邹平的《傍水而居》
- 267 诗人任蒙及其创作
- 272 有一个梦幻没有抵达的港口——评胡鸿的诗集《美丽的忧伤》
- 277 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后现代情怀——评鲁西西的诗歌
- 286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序《秋日的玫瑰》

VII

散文家与散文

- 291 武汉报告文学创作的突破——评长篇报告文学《你是一座桥》
- 295 在艺术审美与思想内涵之间保持张力——评任蒙的散文创作
- 297 散文也可以是一种优雅的批评——评阿毛的散文
- 301 典雅的叙述与智慧的抒情——评芦苇的散文集《文雅英分》
- 303 巴人历史的文化解读——评邓斌的长篇文化散文《巴人河》
- 307 一部大气的法制文学文本——读邓宜平的《律师手记》

VIII

附 录

- 311 李鲁平评论创作年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青年人报、武汉青年作家协会在武昌监狱组织的一次笔会。当时董宏猷还没有大胡子。照片前排左 7 为作家姜天民，其他参与人员有刘益善、胡发云、郭良原、成平、舟恒划、叶大春、金涌、邓一光、谭文祥、方楚晶、李明、李鲁平、陈谢等。



《芳草》与楚天电台联合组织的一次神农架笔会，参加笔会的有著名作家叶广芩（陕西）、何存中、赵金禾、徐世立；诗人阿毛、田先尧；青年作家姜燕鸣；《芳草》杂志李鲁平、张德华等。



2007 年，武汉市文联组办，鄂州市文联承办的“8+1 武汉城市圈文学论坛”全体代表在梁子湖合影。



- 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
- 新形势下关于文学道德评价的若干思考
- 在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讨论会上的发言
- 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学
——在武汉 8+1 城市圈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 文艺道德建设与和谐文化构建

从物质生活领域到精神生活领域，消费主义潮流的影响力之大是令人震惊的，今天我们社会的阅读和审美方式、审美趣味的变化是对这一影响的明显佐证，人们沉迷于以媚俗、戏说、情色、隐私、感官冲动和时尚欢娱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审美，是这一影响的典型反映。信息技术及其以其为基础的传媒技术的影响力也同样惊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生产方

欲望叙事

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解

式和文学产品面貌也是这一影响的直接后果，欲望叙事是这一面貌的一个具象或缩影。审美和创作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再次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学，也再次促使我们思考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一古老的话题。

对于文艺的本质，尽管在几千的探索中中西学者都有过深刻的真知灼见，但最经典的界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的论述，这已经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中国从五四新文学到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的文学发展，虽然有过各种实验、探索、争论，有过许多潮流和主义，最终还是回到了文学自身，即文学是人类用艺术形象、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文学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是关怀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不是满足感官刺激和排泄身体欲望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文学的道德理想成为新的形势下文学创作健康和繁荣必须正视的一个问

题。和文学是什么一样,关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的争论和探索也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历史,但即使最强调审美无功利性的学者也不能否认文学创作及其审美活动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对这一关系本文不作赘述。基于文学的精神和价值在于对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终极关怀、在于提升人类的幸福和精神生活质量,因此文学必然肩负一定的道德理想。文学的道德理想是一个涉及生产主体、文学产品、文学产品传播多个层面的综合性范畴。从文学生产主体来说,是指作为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文学的生产主体必须树立道德理想,并把自身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有机统一,从而体现在精神产品的面貌和品位之上。从文学产品来看,尽管文学生产是相对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尽管文学的消费群体及其消费需要是丰富的,但是文学产品作为社会精神文明产品必须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理想,即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既有审美趣味也有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从文学产品传播和消费来看,文学的道德理想体现在始终把社会效益、把文学消费者的精神健康放在首位,拒绝把不健康的文学产品引入消费市场,履行纯洁文学市场环境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以“身体写作”为代表的欲望叙事对社会主义的文学道德理想的颠覆和消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欲望叙事是当前文学作品市场感官化、物欲化的一个主要原动力。欲望叙事与媒体和出版传播渠道的合谋是精神产品环境媚俗化、商品化的机制内核。

“身体写作”、“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人体摄影”、“人体绘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术语、新词汇尽管各有侧重及其所指,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指涉一个共同的领域和话题,即欲望的书写、叙事、表现。尽管对欲望的书写与表现并不是一个新的文艺现象,自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就不乏探索和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品,其后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以欲望为主题创作过多部著名小说。在当代,张贤亮的《男人一半是女人》堪称表现人的欲望由压抑到解放的佳作。近二十年中,以《废都》、《丰乳肥臀》为代表开始了另一个书写欲望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与整个中国社会逐步由乡村向城市化转变,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由计划经济及其单一生活方式向市场经济及其复杂纷纭的生活方式变革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所冲击和震荡的不仅仅是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同时对人们的生活、情感道

德等整个精神世界也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性”、“欲望”的被压抑以及公开书写和表达,人们对待“性”、“欲望”、“隐私”这些在过去不公开讨论和叙述的话题的态度也急剧变化。流行一时的“身体写作”、“美女写作”、“欲望写作”以及艺术领域里的沸沸扬扬的“人体绘画、人体摄影”等等便是这一背景下的文艺现象。

近年来,这一欲望叙事现象达到了蔚为壮观的程度。《上海宝贝》、《乌鸦》、《糖》、《孔雀的叫喊》、《情爱画廊》、《遗情书》、《欲望的旗杆》等等,在这场主要以女作家、美女作家为主角的文学舞蹈里,也不乏男性作家的“声援”与“配合”,上海某出版社就推出了“美男作家”,并且在大胆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美女作家”。

应该说,这场欲望叙事潮流与现当代文学历史上过去的以“欲望”为题材的创作是有区别的。五四新文学及其后的现代文学中,丁玲、庐隐等女作家的创作标志着女性书写意识的新生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而郁达夫对欲望的书写是在“写真”的文学思想驱使下,力求写出人生的悲苦,特别是爱欲之情的悲苦;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张洁、张辛欣等人的创作,开始有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存在的两性间的不平等状况,开始真正关注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式,争取性别权益。

而从二十世纪90年以来的当代女性书写是在解构与颠覆中求发展,强调个人性,抨击以男性为中心的精神女性和逻辑,性别鲜明而理直气壮的书写女性个体的心理与经验,显示女性的卓然独立,标示着女性解放的进程。但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背景和旗帜下,一些作者、作家把这一在文学创作的本属正常的艺术追求推向极致,直接呈现个人隐私并且以下半身与性体验、裸体展示、欲望与性高潮等为题材,直接“书写身体”,直接诉诸于读者的感官刺激。面对这样一股欲望叙事潮流,文艺界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有两种占主要的论点,一种认为,这种书写、叙事潮流是值得肯定的,它们承担着一个异常艰巨任务,这就是建立真正女性话语,表达女性内在诉求,突破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当代文学中的这股女性书写潮流与女性主义,女性批评、女性解放等相联系,认为这是继五四新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之初两次“女性书写”之后的女性解放

的“第三次浪潮”。

在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下,不少人对以“书写身体”为典型特征的“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等表示了理解和宽容。有人将近几年来出现的“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用器官写作”以及《半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文学创作,理解为对作家身上的重压、负担的一种情绪化本能的矫正。认为“好几十年来,公众对作家的理解是趋于狭隘的,过于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而忽略作家及其作品的娱乐层面,更鄙视作家的明星意味”,这就是上述所谓的“重压”和“负担”,“书写身体”就是对过于强调作家及文学的道德义务的一种矫正。有人认为,在市场反复炒作的“身体写作”中,这些书写身体的文本,并不是反抗某种对于身体的压迫,也就是说,书写身体与所谓的女性解放,与“矫正”所谓社会加于作家和文学之上的“重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身体本身在本文中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力量,它被认为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身体的自恋现象,并认为“身体的自恋是与强烈的‘物’的欲望相联系的,这传达了一种新中产阶级对于自我的物质生活的高度迷恋,也混合了一种新的自我想象的方式”。

无论女性作家的动机和初衷是纯洁还是肮脏,也无论身体写作对女性解放的文化价值建设有多大贡献,总之,这一文学现象已经成为近几年来的一个值得重视和关注的课题。一是因为这些作品无疑都是畅销书,其销售量均是其它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二是这些文学作品和作家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文学范围的话题,以“身体写作”为特征的欲望叙事为这些作家赢得了一般作家没有的明星效应,三是这类创作与当下的整个文化环境中的消费文化、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快餐文化等互为呼应,并与人体绘画、人体摄影等其它艺术现象,共同营造了一个颇有气势的时尚文化潮流,其影响面、传播面之大、频度之高是传统文学所没有的。正因为如此,文艺界,文化界必须正视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对新生代女作家的“身体书写”有不尽一致的评论,但纵观文艺界的种种说法,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仍然是主流。从文学应该肩负的道德理想来审视,欲望叙事的主体们由于未能树立自身的道德理想,更不能在作品中

将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有机融合,导致“下半身写作”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人们看到的不是一部部态度严肃、格调健康的艺术创作,而是伴随对文学道德理想消解过程的一场“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

在天涯虚拟社区上,因将自己的裸照附在作品后面,创造一月里击率达13万多次纪录的竹影青瞳,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自己作品的效果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突破道德底线,说“我在文字中挑逗,在照片中展示挑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挑逗不会真正的伤害人”。竹影青瞳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从事“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尽管相互之间并不一定承认对方的成功和价值,但无一例外的都声明,自己的创作方式和作品不但没有对社会公德造成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自己的作品写出了女人的真实。《乌鸦》的作者九丹,就公然对《长恨歌》等被文学界认可的作品不满,认为他们不是虚伪就是杜撰,同为身体写作的作家卫慧也不满,她认为自己的作品才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女人的真实。九丹的《乌鸦》一经出版,就在华文世界引起强烈的争议,引起众多的批评和咒骂。这部小说的副题为“我的另类留学生活”,小说把赴新加坡留学的女学生比喻为“乌鸦”,在书的封面一首解题的诗写道:“我的乌鸦/你们从何方飞来/弥拥于海天之际/顽强地生存,并令此地的人们不安”,这部作品的封底印着这样的介绍文字:“作品较多地涉及到性,但在作家笔下,它是这群女子谋生的一种手段,如同吃饭穿衣,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所谓淫秽、罪恶或纯洁崇高。”小说所写的两个女人,中国大陆女子“海伦”和“芬”就是为了生存和长期居留而不择手段,互相倾轧,甚至去卖淫,这两个女人的人生正响应了《乌鸦》封面上的长诗和封底的介绍文字。

以体验式性爱写作而闻名的木子美,不断更换男人,并将她与这些男人的床上体验都写入一部叫《遗情书》的日记里。木子美对公开自己的隐私毫无顾忌,并认为自己想说的事情就不是隐私,比如床第之欢,并声称自己喜欢的词就是褒义词,比如淫、放荡,自己不喜欢的词就是贬义词,比如忠贞(她认为这个词充满虚伪)。棉棉认为自己写的不是不健康的,只是非主流、非常规的,声称自己写性不是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刺激,只是把自己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写出来,因为这些事自己都经历过,所以就把它写出来。卫慧认

为,把狂欢、迷茫、冲动、阴暗的浮在城市的生活充分表达出来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当然这些狂欢、迷茫、冲动等等无一不跟身体与性相关。至于《天不亮就分手》、《长达半天的欢乐》等等则是贩卖快餐式性生活的文学商品。

总之,以“身体写作”、“书写身体”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其题材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描述女人的身体与性的疯狂与迷茫,并且大多数“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宣称自己写的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的,因而这些作品又都是女性隐私的宣泄。这些作家都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女性的内心和生活,并且这些生活对作家个人来说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同时,展示这些生活也不违背社会公德。这些作品对中国传统的对于性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表现身体与性的准则和传统也是一种颠覆,对于社会公认的关于真善美的判断更是一种少有的混淆。

诚如部分学者的分析,70年代作家们形成价值观和世界观之时,恰逢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被“市场”所代替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便是价值观的多元化。这些作家在接受正规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和良好的高等教育时,“个性化”、“自由化”、“崇尚金钱”、“自我实现”已经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共同口号,而市场化的就业方式彻底改变了这代人的生存方式,本来道德信仰就不甚牢固,而以物质、金钱为符号的市场化社会和都市化生活将他们仅有的一点信仰和价值观取向彻底荡涤。总之,社会的巨变让这代人形成了新的生活观,作为“身体写作”代表性人物的卫慧就对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坦陈无遗:“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兴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不仅仅是卫慧的生活哲学,更可以理解为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的人生哲学,当然也是指导他们创作的艺术哲学。以这样的价值观为基础,以文学为实践这一价值观的手段和过程,其结果是对传统文学价值的解构和颠覆。“女性——作家——身体”这三个词组正是在这一价值观的背景上联结在一起,所有关于文学的想象远远超越了性别本身、写作本身、作家本身的内涵。新生代女性作家的价值观的核心是充满物欲的,是物质主义的,

正是由于这一价值观的偏离,使其创作仅仅成为一种物质欲望的表达,书写身体成为身体的实验和隐私、私欲的展览,而并不能真正建立所谓的女性话语空间。同样作为大胆张扬身体和私欲的女性作家的一员,竹影青瞳的自我表白很有代表性,“我的回归身体不是倡导女权,更不是对传统男性价值的回归和献媚,也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我倡导身体的觉醒,首先是让身体回归物体,也就是把身体当作自在的物体来对待。”这段话虽然只是作家接受采访时的不太正式的声明,但足以说明,新生代女性作家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真正的价值和职责,并没有意识到在解构传统的文学观点之后还应建设什么,而只是将书写身体视为了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一个新的表达工具的试验场所(美学试验)。

丧失道德理想的当然不仅仅是生产主体,在批评作家的同时,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依到作家的肩头,而应该看到当下的出版业、文化商人、媒体,在利益和市场的导向作用下,利用了女性作家试图建立女性话语空间的这一初衷,同时也迎合了读者市场,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望和社会群体的“意淫”心理。由于这些商业环节的大肆宣传、炒作和传播,欲望叙事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造成的污染是令人深思的。一些青少年为阅读《遗情书》夜以继日地上网,中学生们书包里、口袋里都随身携带着大量少女作家们的自传体小说以及所谓残酷青春、迷茫青春、疯狂青春之类的口袋书。又比如书名的暧昧和煽情,这几乎是“身体书写”、“身体写作”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以致于有了所谓“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的流行歌谣。初略看看这些书名,就能体会到它们堆积在一起会营造出一种什么的文化环境。《有了快感你就喊》、《孔雀的叫喊》、《丰乳肥臀》、《妻妾成群》、《欲火黑天鹅》、《大浴女》、《作女》、《非常猎艳》、《暧昧》、《女人床》、《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再见小处女》、《泡哥哥》、《偷尝禁果》、《恋上小亲亲》、《出卖男色》、《在床上撒野》、《拯救乳房》、《沙床》、《天亮以后说分手——19位都市女性一夜情口述实录》、《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以后不分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我把男人弄丢了》、《盐酸情人》、《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蝴蝶的尖叫》……如果我们继续罗列下去,这个书单还可以延伸很长很长。作家、作者出于传播自己作品的目的,精心

构思作品名称,出版商出于销售的目的,要求作品响亮的名称,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不考虑市场的因素,作家和出版商都会对自己创作或出版的作品名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市场 and 利益的驱动之下,出版商、作者、作家为了竞争和各自利益,不惜竞相牺牲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尽量把书名起得具有诱惑性,具有煽情力量,因而往往在书名中赤裸裸传达一种“情欲”、“色情”、“挑逗”,从而把文学和作品变成了一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作品中,有一些原本不叫现在的名字,有一些则是书名与内容大相径庭。既然可以不叫这样“暧昧”的名字,既然内容与名字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书名?答案只有一个,为了诱惑和迎合,为了市场和利益。《拯救乳房》原名为《癌症小组》,由于出版社担心“癌”这个字会把一些读者拒之门外,所以,作者不得不妥协,把小说改成现在的名字,也就是说出版机构单纯追求市场和世俗取向,把一部严肃的小说作品逼得改一个媚俗的名字。

媒体和传播是创作主体与消费者的中间桥梁,在引导读者消费、建设先进文化中起着其它环节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播文化、满足市场需要过程中,媒体和传播行业本应该以社会效益为价值主导,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将传播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作为己任。一旦市场和利益价值超越道德责任和理想追求,社会文化环境的净化、文化的社会价值实现就会由对精神的超越和提升演变成单纯的满足肤浅的感官刺激。

总之,欲望叙事及其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销蚀,说明文学的道德理想丧失对文学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的负面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主义文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审美方式影响日益深入的当下,更应该重视文艺道德在影响作品生产、作品传播中的作用,更应该重视文学道德理想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格调的影响作用。当然,强调文学的道德理想重在强调作家和作品生产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具备的理想品格,重在引起作家对作品的社会影响、作用的重视,从而增强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的自觉意识,并不是说要强调道德至上,也不是说文学必须宣传道德准则、成为道德说教的工具。